

我眼中的女导演史蜀君还真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觉得她特别轻盈自在,还有些小精灵。二十年前,她正在拍《小娇妻》,我去过几次片场,看到史蜀君这次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少了许多沉重,她舒展眉头,喜笑颜开,在跟女主角周迅说戏时,说着说着手挥动起来,看上去就像轻盈的蝴蝶,有时,周迅会被她说得笑起来,笑得弯下身去。我说,史导,你可要让我做独家新闻的,藏些东西别告诉别人专门跟我说,她就笑起来,说好的好的。在上海影城举行热闹的看片会时,媒体蜂拥,她真的撇下机会,给我递了一个眼色,于是,她带着周迅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那天,周迅在牛仔衫外套了一件鲜黄色的羽绒服,我说你这次演的角色精灵古怪的,她指着史蜀君说,都是史导教我的。史蜀君眨了眨眼,真的好精灵。

史蜀君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将琼瑶作品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导演。她拍的第一部琼瑶作品是电视剧《月朦胧,鸟朦胧》。这部电视剧拍摄于1986年,比《小娇妻》早了整整十年。她并非是这部剧的导演,还是编剧,整个故事是从灵珊遇见精灵跋扈的小女孩韦楚开始的。我一直想,史蜀君看上去似乎严肃的时候多,可她内心或许就是活泼泼的,又轻盈又精灵,就像永远在青春期,这大概也是她能开中国青春电影之先河的原因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迎

轻盈精灵史蜀君

春会上碰面,她披了一条很大的披肩,我跟她说,我认识的一位家长至今对你耿耿于怀,说她女儿看了你拍的电影《失踪的女中学生》后,还真的陷入了“早恋”。史蜀君听了,连忙问我后来情况怎样。我说,就跟你的电影情节差不多。她忽然笑起来,说要这样吧,新年里,将这条披肩送给这位妈妈作个安慰。她真的站起身来,想拉下披肩,这时,我看到她动作轻盈,宛如少女。

史蜀君开了微博后,我们常常会一起开个帖子。有一回,有人发了个和平年代如何识别“汉奸”的帖子,我和史蜀君都转发了,我们都觉得不该随随便便动辄给他人扣上“汉奸”的帽子。结果网上大战起来,甚至失去了分寸。于是,我给史蜀君发了一个两眼滴溜转动,不知如何才好的表情,她马上给我写来一个字“撤”,我会心一笑,立马也撤了。还有一回,夏初时,史蜀君告知女作家王周生一个被蚊子叮咬后的止痒“秘诀”:“用钢笔在蚊子块上写:003。”王周生当真了,说现在钢笔不好找,问她用别的笔写是否会影响疗效。另一位女作家殷慧芬更是来劲,问道:“这个办法可以通用吗,比如那些坏人,在他们身上写这三个数字,他们就没了?”最后,有人说是不是写007更灵些,史蜀君就大笑起来,精灵得煞是可爱。



中国人过年的年味在变。我们小时候喜闻乐见的年画,现在已很少见到了。但在那时,却是一道亮丽而充满年味的风景线。

上小学时,春节来临前,新华书店的墙上会挂出许多年画,缤纷多彩,琳琅满目,顿觉满堂生辉。有时连百货文具店里也会挂起许多。迎春气息扑面而来。这些年画大多画面明亮,色彩美丽柔和,线条单纯简洁,除了庆丰收、五谷丰登、年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一些迎春图以外,也有一些结合反映工农劳动生活、带有宣传意味的年画,还有不少以传统戏剧为题材的年画,如武松打虎、杨门女将、天仙配、白蛇传、鹊桥会、岳母刺字等。而我是比较偏爱那些以历史人物和传统戏剧为题材的年画,往往一看就是半天,直到脖子酸了方知回家。有时第二天还会来,对一幅画或画中喜欢的一个人反复看。像《古城会》《三英战吕布》等也

不知看了多少遍。有时到同学家玩,只要看到墙上有自己感兴趣的年画,也会端详多时。至于他家的大小,家具的摆设之类,全然没有印象。

当时春节家中挂年画是风俗。大多数人家都会贴上春联,挂上几幅年画

望他的一个老同事。穿了两条弄堂,进得客厅,迎面就是一张梁山好汉的年画,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人马: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小李广花荣、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

去买年画。我受宠若惊,兴高采烈地接钱而去,一心要买那张梁山好汉图。结果跑遍各大书店,也没买到,只得沮丧而归。

数年后,我上中学,“文革”爆发,年画被视为封建修余孽,均在痛扫之列,代之而起的是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剧照。“文革”结束,年画又重新登场,但不久挂历盛行,电影明星和动漫电视中的主角又大出风头,年画逐渐淡出,如今卡通似乎又在大行其道,很有市面。

我不知道动漫和卡通能带来多大的年味,但我知道年画的确是充满或洋溢着浓浓的年味的。抗美援朝时,有位志愿军士兵思乡心切,为获得中国年味,特地寄信汇款给上海年画大师金梅生,向他购买年画,以便在朝度过一个有中国年味的春节。足见其在中国百姓中的情结之深。我想,年画本就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绘画体裁,带有浓厚的民俗风情,因此,无论从延续中国传统的绘画品种,还是从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或是从民俗文化的传承来看,似乎都应该使其融入到现代人的春节生活之中。

年画的记忆

孙琴安

来喜迎新春,仿佛这样才有气氛。所以买年画的人也相当多。挂着的年画都编有号码,购买者只要说出编号,营业员会马上抽出一条熟练卷好,迅速扎上一条小红带,动作利索得很。我就亲眼看到好几幅年画被当场售罄。最后挂着一幅,营业员还得搬来移动木梯,爬上去小心取下来,谁也不愿带一幅破损的年画回家。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买一些吉祥如意、龙凤呈祥等有喜庆气氛的年画回家,与我的兴趣大相径庭。因为当时我正沉迷于《三国》《水浒》,与此相关的年画才会引发兴趣。有一年春节的下午,父亲难得带我去看

哇!108将一个不少。正如拼命三郎石秀所唤“梁山好汉全伙在此”!再细看时,每条好汉都画得生龙活虎一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威风凛凛,擒拿格斗,谁能敌?正当我看得如痴如醉,父亲的叫声在耳边响起,我这才如梦初醒,拉着爸爸的手,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幅画。

之后我每次穿过这条弄堂,路过这户人家,总会驻足张望,或干脆趴在窗台上,远远地细数梁山好汉的名头,心中暗暗发誓:以后有钱一定要买下这幅画。也许父亲看出了我对这幅画的喜欢,次年春节将临时,破天荒地叫我



去年,我应邀参加了洛杉矶艺博会。美国洛杉矶、纽约等地每年都举办艺博会,展现了当代艺术发展的思辨和流向。在开幕式上,中国驻洛杉矶总

领事馆文化参赞李兆和在致词中指出,在众多精彩纷呈的全球文化潮流中,中国艺术独具魅力,并以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创新,以及更深邃的文化思考,走向世界。中国梦,随之而远行。

艺博会集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个艺术机构参展。中国馆的展品非常丰富,写实和非具象的作品十分耀眼。比如来自上海画家丁锐的作品缀色点彩,波动形有,颇有视

新春小令

吴家龙

元宵观灯 花灯悬挂洋洋,童叟如潮往还。猴跳狮舞乐开怀,群众喜,尊美酒,上元来。

早春即景 黄莺不语东风起,金线氍毹拂横桥。梅花从里暗香飘,春已驻,葩色竞芳娇。

2012年底,我转业分配到松江区审计局。刚报到不久,爱人便带回一份“情报”,感慨地说:“你们审计局的那个孙光连,像个侦察兵似的,厉害!”见我满脸疑惑,她便讲了件发生在她隔壁单位的事。

那段时间,区审计局审计到某单位时,审计组长孙光连对以夜间值班名义发放的津贴补贴产生疑问。于是,他不打招呼,搞了几次夜间“突袭”,摸清了他们值班执勤的第一手资料。这招一出,有人敬佩有人骂,孙光连的名字一下子传开了。

孙光连,我局社保资源科副科长。虽然人到中年,头发有些花白,但精气神十足,谈吐间透着一股耿直之气。他常挂在

觉冲击力。这使我想起了西方史学家布克哈特所言,积累产生了创造力。首推的“水墨之光”和“非遗之粹”两个主题展特棒。

相比之下,多国艺术领馆文化参赞李兆和在致词中指出,在众多精彩纷呈的全球文化潮流中,中国艺术独具魅力,并以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创新,以及更深邃的文化思考,走向世界。中国梦,随之而远行。

而今天,其毋庸置疑地将审美取向趋于人们对艺术完美追求的境地,当代艺术占据了收藏与交易的主要部分,活跃的画廊和富有的艺术玩家都以此建立整合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促成了当今艺博会盛行的局面。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谈到了艺术的涵义可以定义为一种文化潜能,而中国正把优秀的文化带进国际舞台……

闭幕前的一个星期天,我陪同车参赞参观。在两个多小时内,我们巡游、徘徊和驻足在东西方艺术



光阴 (中国画) 郝孝飞

的视窗之中。纽约的一家豪华画廊陈列着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和美国水彩画家安德鲁·怀斯等一批世界级名家的原作。怀斯的作品,有着一一种期待生活的灵性,曾对中国水彩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凡的影响力。就在这时,一位坐在轮椅上衣着华贵的夫人让随从递上一张支票,以近百万美元的价格当场买下一幅19世纪的油画作品。在一家南画廊前,一位年轻画家请观

众当模特,并趴在纸上挥毫。有趣的是他让大家当拍卖师,凡有五人同意一个价格就立马成交。此举吸引了众人围观,主办方不得不请安保维持秩序。“超一流的文化集市”,车参赞挤在人群中边拍照边笑着说。

参观中国馆时,他告诉我,近年来,国内多项政策都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国门,这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及促进中外文化贸易,都是一个新的契机。

审计战线上的“侦察兵”

许方勇

营的是家皮包公司,无实体店,且主要从事烟草专卖。

孙光连一鼓作气,又深入到烟草专卖局,查看该老板是否有烟草专卖许可证。他还前往国税局,查看了其销售额及纳税等相关情况。经过查证比对分析,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家

镇属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假发票、套现等违规违纪问题一浮出水面。审计结束时,孙光连不仅提交了详实的审计报告,还将这家镇属公司及另外两个单位的违规违纪问题移送至区纪委,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有一次,局里安排我带队,对由孙光连参与审计的一家区属公司进行联合整改检查。由于这次审计揭示了公司两位副总薪酬超标的问题,让他们心存怨气。在表态时,两位副总趁机发起了牢骚。孙光连见状,接过话茬,严肃地说:“请用事实和证据说话。如果两位副总对国资委认定的薪酬标准没有异议,就应该为公司员工工作好表率,积极配合支持审

计,严肃认真加以整改。”掷地有声的话一出,让我再次见识到这位“侦察兵”的率真耿直。

孙光连不仅在岗位上勤勉尽责,就算下班回到家,还保持着职业习惯,操持着审计的那份心。几年前,他所在小区的公共楼道、防盗门和底层栏杆正重新粉刷,恰巧公休在家的孙光连就做了回有心人,用摄影机录下了整个施工过程,然后主动找到分管小区建设的业委会副主任,“毛遂自荐”做工程审计,并发现了工程用料重复计算的问题,最后审定价比先前节约了4.76万元。

他的工作是和垃圾打交道,却做得干净整齐。

十日谈

在一线



大世界的文字游戏

乔山浩

昔日上海游乐场所的老龙头大世界,歇业13年后,将于明年复出上海滩。传统的民俗文化、民间文艺即将回归,进驻大世界,可谓得其所哉。

大世界自1917年开业以来,除了搭建舞台演出各种曲艺、杂技、戏曲、放映电影等,吸引了无数普通游客,还别出心裁地搬入了文人雅士喜欢的文字游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文化品位,使其成为雅俗共赏、老小咸宜的娱乐天地。

当年大世界盛行一种“诗谜”游戏,那里的大厅里设有好几个“诗谜”摊子,猜中者可获得各种奖品,吸引了许多人。这种文字游戏,是故意在一句旧诗里掩去一字(以○表示),同时把此字与其他意思相近、声调相同的几个假拟的字混在一起,让人去猜。倘若猜者不服判错,主持者便会出示诗集以为佐证,让猜者信服。参加这种游戏者多为爱诗的文化人,例如陆澹安《澹庵日记》中就有多处记下他前往大世界猜诗谜的文字。我们从作家郭沫若的自传中,也可获知他曾在1925年间,去过大世界猜诗谜,还在书中自负地说:“从那诗谜摊上,每每要赢他一两筒‘白金龙’(香烟名)回来。”

此外,猜灯谜在大世界也曾风行一时。上海赫赫有名的灯谜社团“萍社”就长期在那里活动。来自五湖四海寄身春申的文化人,凭借着共同的业余爱

好——灯谜,以谜结社,取“行踪萍合”之意,遂起名“萍社”。起先,萍社的谜人在茶馆内“雅集”,后来上海出现了游乐场,谜社才算有了一块“根据地”。1915年,泥城桥附近(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西南转角)的“新世界”游乐场开业。他们应场方邀请到那里活动,除了社员们自娱自乐的“雅集”,互相猜射外,还增加了对外设奖“悬谜征射”的内容。二年后,头脑精明的商人黄楚九因故退出新世界游乐场股份,与友人集资,另组“大发公司”。后又与法租界爱多亚路西新桥(今延安路西藏南路)觅到一块9亩8分的地皮,延请著名小说家、报业巨擘,“萍社”领军人物孙玉声与当时还是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刘半农一起襄助设计,另建一游乐场。经过半年时间,一座三层砖木结构建筑的“大世界”游乐场就这样诞生了。至此,“萍社”才由“新世界”移师“大世界”。据孙玉声《海上文虎沿革史》所述,那时候一个晚上悬谜少则五六十条,多则百余条,可谓歌吹盛哉。孙玉声还被聘为《大世界报》总编辑,特地在该报辟《文虎台》(文虎,为灯谜的别称)一栏,逐日在上面选登昨天在游乐场所出的灯谜,真可谓游乐场里夜夜有谜猜射,《大世界报》上日日有谜欣赏,把上海滩上爱猜灯谜的人都吸引到“大世界”来了。

大世界猜灯谜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改名“青年宫”),每周三晚上都有灯谜饕客,名曰“周三谜会”,笔者与朱育珉君曾忝为主持,坚持了好几年,所幸不少当年谜会的座上客,而今都已为沪上灯谜活动的中坚力量了。

明年大世界复业,倘能考虑让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娱乐活动仍占有一席之地,则幸甚矣。

